

四十九經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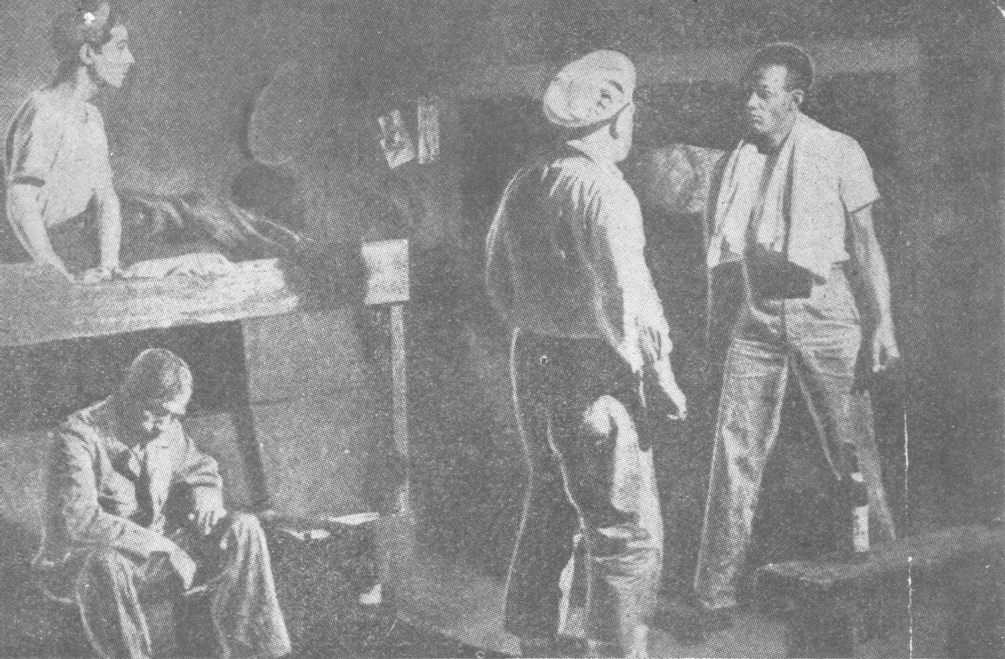


美國 赫布·丹克著 葉君健譯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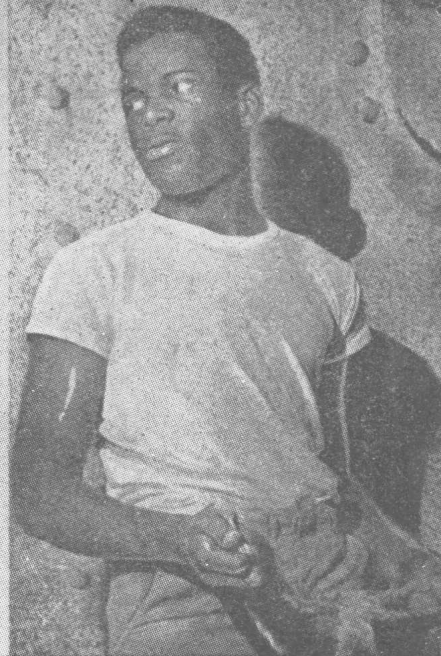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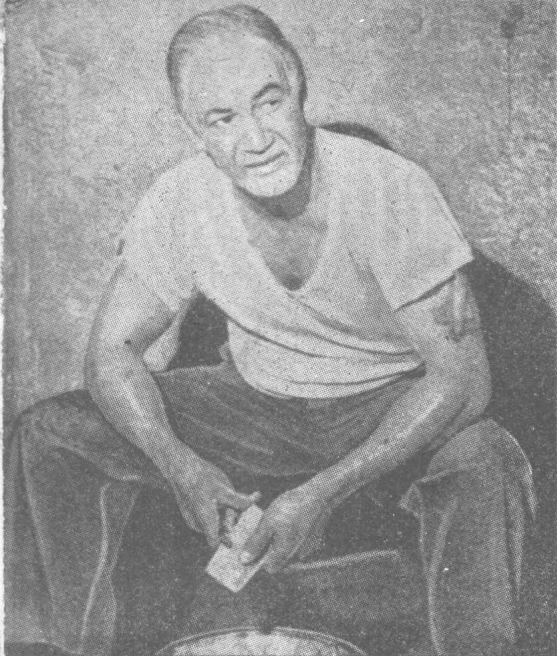
……赫布·丹克的劇本「四十九經度」，這是海員工人自己的創作(丹克曾經當過海員)，表現了海員工人的鬥爭。劇作的情節發生在「冷戰」期間，滯留在阿拉伯某港口的一隻美國油船上，圍繞着反對降低海員生活供給和歧視黑人的這一條主線。作者把這些情節安放在廣闊的美國內外人民革命鬥爭的背景上來表現，聯繫着一九三六年舊金山的碼頭——海員工人大罷工，在莫斯科、中國、華盛頓、南非洲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和阿拉伯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

——錄自「文藝報」「美國反動文化日趨孤立」一文



本劇在倫敦上演時的兩個舞台面





本劇在紐約上演時的三個場面：上左：馬吉爾（佛蘭克·雲爾維拉飾），
上右：布洛克（雪德尼·波蒂埃飾），下：舞台面之一景。



一九五四年壹月廿日

四十九經度

(三幕劇)

美國 赫布·丹克著
葉 君 健 譯

光明書局出版

Herb Tank
LONGITUDE 49

根據紐約新劇作家社 (New Playwrights, Inc.)

1952年出版原文(英文)本譯出。

四十九經度

著者	美國	赫布·丹克
譯者	葉	君健
審校者	仇	乞
出版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	

一九五三年九月付排	定價 4,5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出版	1 — 5,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一號	

劇情說明

這個劇本的故事，發生在一艘停泊於伊朗亞巴丹港的美國油船「麥加」號上的水手艙、船長室和水手的飯廳裏。

時間是不久以前的一天，夜晚八時至次日清晨四時。

亞巴丹 (Abadan) 是位置在伊朗西南部庫茲斯坦 (Khuzistan) 省內沙達爾亞拉伯 (Shad al Arab) 三角洲的一個港口。在地圖上它處在四十九經度和三十緯度上。它的人口有四萬左右。它是從馬西地蘇拉曼地區 (Masjid Sulaiman) 的許多油礦所通出去的輸油管的集中點。它的近郊有許多巨大的煉油廠。這些煉油廠，正如伊朗的油礦一樣，是被掌握在英國的壟斷資本家手裏的。最近，伊朗人民正在進行一個收回「油權」的運動。美國資本家們卻想利用這個時機來排擠英國的勢力。

戲劇開場時，「麥加」號油船正在忙於從這個地方把油運出去，送到各處的美軍基地，作戰爭的準備。船員們，根據與公司簽訂的合同，原是只出來作一個月至三個月的短期航行的。他們顯然是受了騙。他們被迫在中東無限期地運油，再加生活不好，又想家，自然全表示不滿了。戲劇就在這兒開始。

劇中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亞拉巴馬

亞拉伯碼頭工人

布洛克

馬吉爾

黑鬼

大副

船長

擦油匠

瑞典人

廚子

智利人

醫生

海員們

第一幕

油船『麥加』號上，在八時至十二時值班的那一班水手的船艙裏。『麥加』號是第一次大戰時造起來的；八時至十二時值班的那班水手們住的船艙原先是一個大艙，專供在甲板上工作的全部水手居住。現在它被隔成了幾個小間，每班的水手佔用一個小間。八時至十二時這一班的水手所佔的是最後面的那一間。一道裝在舷外的板壁，沿着船尾向內彎凹入，成了個弧形。

這小間裏有四個鋪位。因為每班只有三個水手，所以上面的一個鋪位是空着的，只作為水手們放行李袋和衣箱之用。在上面另一個鋪位的隔板上，貼着一些從愛斯菲●雜誌上剪下來的美女畫片。

時間是天黑不久。油船『麥加』號正駛抵伊朗的煉油區亞巴丹港口。

當劇場的燈光慢慢暗下來的時候，船上的汽笛長長地叫了一聲。帶着一種東方情調的音樂，和一種美國黑人爵士音樂的憂鬱調子，跟這汽笛聲不調和地混在一起。當幕慢慢升起時，一艘領港的小艇，發出兩下短促的汽笛。

●愛斯菲 (Esquire) 是美國的一個大型通俗雜誌，專登載些無聊的小說和女人照片。——譯者。

舞臺是空的。只有兩個舷窗透進一點亮光。這亮光的強度時時改變。與這同時，碼頭上的燈光——工作燈和照明燈——忽然射了進來，把水手艙照得雪亮。

當水手們正在忙着使船靠埠的時候，只聽得一片機器的隆隆聲，絞盤的轉動聲，喊叫聲，和罵人聲：

『把繩子拋過來呀。……不是那一段，你這個亞拉伯傻蛋。——向後去一點。』……『拉呀，老大，拉那條纜索呀。』……『對了，繫牢一些！』。……『哪個王八蛋把我的手套偷走啦？』

機器聲和絞盤聲停止了。

『嘿，胖子，——你看到他的手套嗎？』……『你聽啦，你這小搗蛋，你說他偷了你的手套，瞧我把你的一個臭腦瓜打個稀爛！』……『什麼港口——亞巴丹！全是亞拉伯人和英國佬。』

音樂漸漸地消逝了。

亞拉巴馬——來自美國南部的一個年青水手，帶着他那突出的沉重而慢吞吞的腔調，——唧噥唧噥地走進艙來。他約莫十九歲光景，長得很好看，只是戴在他後腦勺上的那頂滑稽帽子使他顯得有些傻氣。他穿着一條航里航靜的補釘很多的粗藍布褲子，和一件烏漆抹黑的圓領汗衫。他還沒有進來，但人們可以聽到他在扶梯口嚶嚶。

亞拉巴馬 代表上哪兒去啦？嗨，布洛克……（開燈）嗨……他不在這兒……（他脫下他的一隻工作手套，看了它一眼，咕嚕了幾聲，於是把這手套扔向貼着一些美女畫片的鋪位上去）哪位跟自己媽媽戀愛的王八蛋把我的另外一隻手套偷走啦？（朝着

扶梯叫喊）瑞典佬！囉！瑞典佬！你瞧見布洛克嗎？

瑞典人（在後台）你要找甲板水手的代表幹嗎呀？他大概還在船頭那兒呢。

亞拉巴馬 咱要領一張新的加班報告表。舊的都填滿啦。囉，瑞典佬，你有錢嗎？

瑞典人（在後台）沒有，咱沒有錢。咱跟你一樣，正等着發薪呢。

擦油匠（在後台）瑞典佬——問問他要錢幹麼的？他說過，娘兒們都作興給他白搞，

不要他一個子兒的。

亞拉巴馬 當然囉，你這個傻子大黑鬼。談愛情是不花錢的。咱給她們幾個錢是爲了幫

助她們付房租啊。（他對自己的俏皮話感到很得意，他穿着鞋子和衣服爬到了最上

面的一個鋪位上去。一個亞拉伯碼頭工人走了進來。他穿一件從水手那兒買來的上

衣，沒有襯衫；同時他穿着一雙木屐，一條與上衣不相配的舊褲子，這褲子一部分

捲起着。他頭上戴着一頂土耳其帽。）

亞拉巴馬 你一點也不浪費時間，馬上就上船來啦，是不是？你來幹麼的？

亞拉伯人 你有東西——要賣嗎？（他指着）褲子？襯衫？香煙？

亞拉巴馬 咱啥東西也沒有？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可是你等一下。也許咱們可以做點

買賣。這件東西你給咱多少錢——這條褲子？

亞拉伯人 （聳聳肩）你要多少錢？

亞拉巴馬 一鎊。一個英鎊——亞拉伯幣不要。

亞拉伯人 （他把那條粗藍布褲子扔回去）啊，不幹……

亞拉巴馬 那咱們的買賣就算完了。（布洛克——一個約莫三十來歲的黑人水手——走

了進來。他戴着一頂白帽子——一頂『隆特堡·斯德森』式的帽子——穿着褪了

色的粗藍布褲子和一件被汗水濕透了的、藍色的、粗斜紋布的工裝襯衫。他當場把

襯衫脫下，掛在繫在他鋪位上的一條繩子上；同時他又脫下鞋子襪子，穿上木屐。）

亞拉巴馬 嘿，布洛克，咱需要一張新的加班報告表。（布洛克從他的櫥櫃內取出一張

加班報告表來交給亞拉巴馬。那位亞拉伯人站在旁邊等着，打量着這個黑人水手。）

布洛克 老大在找你呢。

亞拉巴馬 操他媽的！他老要找咱。你有鉛筆嗎？他找咱幹麼的？

布洛克 你寫一寫：七點十分到八點繫纜。你忘記把拉船的繩子收起來啦。

亞拉巴馬 啊，他媽的！

布洛克 沒關係，我已經把它收起來了。

亞拉伯人 （對布洛克）你有什麼東西要賣嗎？

布洛克 恐怕沒有。

亞拉伯人 襯衫啊？褲子啊？

布洛克 沒有。什麼可賣的東西也沒有。（布洛克點上一支香煙。同時遞一支給這位亞

拉伯人。）

亞拉伯人 謝謝你。這條船以前開到此地來過嗎？

布洛克 來過四次。

亞拉巴馬 四次是真他媽的太多了。

布洛克 這條船是在這兒和南非洲之間經常來往的。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真要命。

亞拉伯人 你們不喜歡亞巴丹港？

布洛克 對不起，可不太喜歡。

亞拉巴馬 還喜歡它呢！這是咱所到過的地方中他媽的最糟糕的一個港口啦！

布洛克 你也沒有到過多少地方呀，亞拉巴馬，是不是？

亞拉巴馬 唔，這是最糟糕的一個港口！

布洛克 （對亞拉伯人）你呢——你喜歡在這塊地方嗎？

亞拉伯人 （聳聳肩）這是我的家鄉呀。這是我所認識的唯一的地方。英國人不喜歡它。（對亞拉巴馬點點頭）美國人也不喜歡它呢。

布洛克 爲什麼？太熱了嗎？

亞拉伯人 是的。太熱了。（帶着一種平靜的驕傲）我們把它搞得太熱了。我們在這兒發動過很好的罷工運動。

布洛克 真的嗎？

亞拉伯人 真的。（起了好奇心，幾乎想摸摸這位黑人的皮膚）你是美國人嗎？

布洛克 當然囉，……怎麼的，當然囉，我是美國人哪。

亞拉伯人（若有所思地點着頭）我懂。謝謝你。（對亞拉巴馬）再會吧。（亞拉伯人下。）

布洛克 再見，夥計。

亞拉巴馬 英國佬倒有一個可取的地方：他們教給這兒的人一些禮貌。可是你得當心他們。咱說的是那些亞拉伯人。他們可會偷呢！我的天！你一不留神，他們就會把你的襯衫從你背上偷去的。（布洛克開始離去，一條毛巾搭在他的肩上，手裏拿着肥皂和刮鬍子的一套東西）你上哪兒去啊？

布洛克 洗淋水浴去。

亞拉巴馬 咱們什麼時候領薪水呢？我需要錢上岸去呢。

布洛克 賬房先生上岸去了。他一回來就可以支款的。

亞拉巴馬 你什麼時候上岸去？

布洛克 我不上岸去。（下）

亞拉巴馬 不上岸去！你太不近人情了。（當亞拉巴馬拿起口琴開始吹奏的時候，後台

發出一陣吵鬧聲。）

馬吉爾 （在後台）不成，他媽的，不成！我沒有什麼東西可賣。做買賣的人都擁上船來了。這是什麼——是一條船呢，還是一個骯髒的市場呀？（馬吉爾上，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只有一條毛巾圍着腰，腳上拖着一雙木屐。他提着一個水桶，他的頭髮因為洗了淋浴還是濕的。他有六十歲光景，身材矮小，瘦削而結實。他講話時還帶着一點愛爾蘭的口音）瞧瞧我，小鬼。那個亞拉伯人總想找我賣給他一點東西。請告訴我吧，我有什麼東西可賣呀？買我這條爛毛巾嗎？（馬吉爾走向他的櫃檯，取出一件東西，同時把頭伸向扶梯口）嗨，你。是的——你。不，我沒有什麼東西可賣。我覺得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是一條哈西牌巧克力糖。在歐洲，它是像現金一樣值錢的。不必謝我！謝謝耶穌吧！『耶穌賜人，耶穌救人』……還要多謝教皇！（馬吉爾回進艙去，穿上粗藍布褲子。）反正那條玩意兒也快要融化了。

● 哈西(Hershey)是美國最馳名的一種巧克力糖的牌子。——譯者。